

婦女生活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上海婦女生活社

綫裝書局

D442.9-55

47

:6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

婦女生活

(第六册)

綫裝書局

目次



妇女生活

上海 第六册

妇女生活	一九三六年	第三卷	第十期	………	二二七一
妇女生活	一九三六年	第三卷	第十一期	………	二三四五
妇女生活	一九三七年	第三卷	第十二期	………	二四一一
妇女生活	一九三七年	第四卷	第一期	………	二四七九
妇女生活	一九三七年	第四卷	第二期	………	二五四三

妇女生活 一九三七年 第四卷 第三期 二六二

妇女生活 一九三七年 第四卷 第四期 二六七

妇女生活 一九三七年 第四卷 第四期 二六九

妇女生活 一九三七年 第四卷 第四期 二七〇

妇女生活 一九三七年 第四卷 第四期 二七二

妇女生活 上册 第六册

目次



婦女生活



抗敵救國的前途
——婦女生活——

日陸戰隊派兵運置 ↓

↓ 坂下區陸隊

上原田
中本
德上區



日本軍訓下的
女航空隊 ↓

↓ 空航習練兵女新本日



著近生先器乃章

激流集

一角八價實一

本書內容分國際一般，中日問題，抗敵救亡，中國經濟，雜文等五大類。共有文章四十五篇。可說某作者在最近卅三年來對於各種問題之意見彙集。其中有的偏於學術，材料豐富，見解獨到，可為研究的參考。有的則感時而作，言論公正，態度光明，差不多句句都是我們心坎裏的話，作者却大膽地替我們傾吐出來了。難怪這些文章在國內所有各雜誌發表時，會博得廣大讀者的歡迎，愛護，傳誦一時。現由作者輯印成書，題為「激流集」。意思大概是表示這本書實是這激流一樣為時代的產物。

中國貨幣金融問題

實價八角

這本書是章乃器先生在最近二年間所寫的關於幣制和金融問題的論文彙集。這兩年間，正是中國貨幣制度和金融市場變化最劇烈的時期。本書對於所有比較重大的問題，差不多都無遺漏地論述到了。這一期間的史料是可寶貴的，而作者觀察的銳敏和估量的準確，更為中國的幣制金融問題研究界中所僅見。他能夠把理論活用在那事實中，後來的一切結果，都幾乎不出其所料。書中各篇自成起訖，而連合起來却又成一系統。研究參攷，都極適宜。

上海福州路第三八四號生活書店經售

針指的學自年青 源淵的識知衆大

書叢學自年青

第二輯

開始預約全輯三元

郵費國內免收，國外二元七角，港澳九角。

錄目輯二第

歷史唯物論講話	平心著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徐懋庸著
青年應當怎樣修養	何幹之著
時論寫法	貝葉著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柳涇著
新哲學的人生觀	胡繩著
中國文字的演變	童振華著
新開學的基本知識	胡仲詩著
國際戰爭的知識	錢亦石著
產業革命講話	錢亦石著
怎樣研究世界經濟	張仲實著

版出日廿日五 册二行發月年

本書以介紹各科基本知識和研究方法，補助青年自動學習為宗旨。態度注重客觀而公正，文字力求通俗明暢；取材務求適合大眾的興趣和當前的需要。撰稿者均係各科專家。用卅六開本厚紙印，每月發行二册，每十二册為一輯，每册約自三萬至五萬字。

第一輯十二册，行將出齊，第二輯自十二月五日起開始出版，至明年五月廿日為止。除每册得照單獨定價實售外，即日起開始預約。本書最宜於中等以上學校採作教本或參考書之用，凡有志自修深造者，更不可不一讀此書。

第一輯
十二月五
日起出版
第一册

本店特約十大銀行均可免費匯款訂購省費無任歡迎

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四八號 電話九一七七一 總店

第一部悲壯熱烈的蘇俄初期革命寫實巨構

夏伯陽

蘇聯·富曼諾夫著

郭定一譯

「夏伯陽」是描寫俄國革命內戰時的史實的小說。這故事，已經攝成電影，得到了國際電影展覽會的首獎，當這部影片在上海、蘇州等處放映時，也會轟動一時，可見其價值的偉大。革命是艱苦的，需要多量的血和肉代價，「夏伯陽」的作者曾經參與最前線的戰爭，他在那位「遊擊戰士」——夏伯陽——的身邊努力做過的工作，將這豐富的親身的經歷作題材，他就着手做起這可歌可泣的「內戰的史詩」來。讀了這書，不但全使我們的心情感到絕大的興奮，同時，在興奮之後，也會覺得更加沉毅與堅決吧！因為它告訴了我們：革命在「今天」是如何的艱難，它有血，有淚，有污穢，然而也有「嬰孩」——偉大的「明天」。

平裝	一元
精裝	一元五角



上海
生活書店
經售

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

生活日記



日文新記

最切實用的新年禮物
饋贈親友的最好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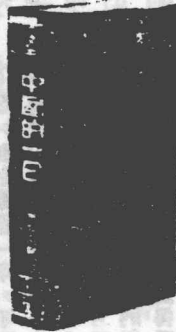
硬面黃金精裝一冊
每冊實價七角
函購另加寄費一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總發行所：上海福州路三三八號
分店：上海大馬路十號

現代中國總目

茅盾主編



中國的一日

廿三開本 八百餘頁

硬面精裝一鉅冊 一元六角

特印本 一元四角

寄費：
特印本 一角六分
硬面本 二角三分

本書內分十八編，共收文章五百篇，計八十餘萬字。在這龐大的數字中，除了特殊「人生」以外，沒有一個社會階層和職業「人生」不佔一位置，也幾乎包含盡了所有文學上的體裁。這書不但可以供中學生大學生作為進修國語文的範本，並可使大家都有因此認識現實的機會，引起改造現實的動機，勇敢地向黃起時代的使命！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婦女生活

第三卷第十期目錄

半月週刊	前哨(茲) 又是愛國犯(明) 爲獎金花鳴不平(文)	(一)
關於日德軍事密約(半月時事)		
不能忘記的一個日子(來件)		
論壇：高爾基與婦女解放	胡子嬰(六)	(六)
怎樣來援助蘇俄的抗敵戰爭(不是來書之人)	王里(七)	(七)
爲越南的神來們(北平通訊)	姜平(二)	(二)
滬東紗架	趙嵐(二)	(二)
「德國國社黨對婦女是仁慈的」	子岡(六)	(六)
狼山誌(「狼山喋血記」插曲)	應子譯(三)	(三)
應徵	任光	
兒童讀物介紹	安娥(四)	(四)
評白薇的「悲劇生涯」	蘇虹(天)	(天)
蘇聯婦女對於新母子保護法的意見	笑芸(四)	(四)
婦女不受看書嗎	關露(三)	(三)
在敵人的奸淫殺戮下	李蘭譯(天)	(天)
夜	李蘭譯(四)	(四)
徵文揭曉	馬心相(四)	(四)
婦女解放曲	徐冰(四)	(四)
診察室	李恩秀	
	劉來之	
	李依	
	莫明	
	于玉(四七)	(四七)
	柳倩(三)	(三)
	吳曼青(五)	(五)
發起全國讀者「以一日供獻綏軍抗戰」啓事	(天)	(天)

告預版出 著名大二

政治經濟學講話

蘇聯·李昂吉葉夫著 張仲宜譯

你讀經濟學書籍感覺乾燥無味嗎？將來請讀這本書。本書有兩大優點：第一，材料豐富，每一問題，都引舉許許多多事實來作證明，絕不空談；第二，寫法新穎，每一問題，並不是公式化的說教，而是用講故事的方式，先說明種種事實，然後從這些事實中得一結論。因此內容生動有趣，好像讀小說一樣。全書約二十五萬字，直接從原文譯出，現在印刷中，約本月中旬可出版。

世界政治

張 宗 漢 著
邵 宗 漢 合譯

「一九一八—一九三六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1918—1936)一書，為英國著名政論家杜德(Dutt)的最近巨著。杜氏現主編英國勞動月刊，對於國際問題有極深刻的研究，本書尤為他多年心血的結晶。書中除對歐戰以後各種重大的國際問題有詳明的敘述外，並把這些事實連繫起來加以有系統而徹底的分析。因此，本書可說是研究現在及未來之世界大勢的最好讀物。全書長二十萬言，準於本月廿日前出版。

上海生活書店經售



前 哨

自從站在國防前線的蘇達將士，餐風冒雪，和敵人的飛機，毒瓦斯……作血戰肉搏以來，這爲民族求生存，謀雪恥的烽火，已激動了每個沉悶着的不願做亡國奴的心靈。各地的援綏運動，不已像怒濤似地掀遍了各地嗎？無分男女，都在踴躍捐募了。年已八十多歲的閻老太太，要閻錫山先生將私財八十七萬捐給救國之用，八九歲的小女學生，已手拿捐簿，強爸爸捐，向媽媽要，已知道銅板拿在小手裏，不買糖菓吃，而送給前方將士了。這證明後方的人們，無分老少，怎樣在對那些英勇的前哨，作實質上的同情鼓勵和援助？

我們希望這一抗戰，不僅是前哨戰，地方戰，希望它是整個民族聯合抗戰的起點。同時更希望各地都燃起這種前哨的烽火。而這種烽火，不僅是軍事上的，不妨有其他的方面。

最近滬東滬西各日商棉織廠工人的罷工，在最有色彩眼者，或敵方無疑地會說這是勞資的鬥爭。中國工人，尤其是女工，在外國廠家，在所謂科學管理之下，牛馬似地，每天得做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要做比中國紗廠加重三四倍的工作，但工資最賤的每

天只一角八分，此外如任意開除工人，（女工的生產，最容易被他們藉口）剋扣工資，異成家常便飯。在這工資有減無增，生活程度却一天困難一天的情形下，她們見廠方營業狂進，才提出了如下

的要求：

- (一) 增加工資十分之二，(二) 恢復「一二八」以前的實工及米貼，(三) 不得無故開除工人，(四) 不得打罵工人及侮辱女工，(五) 飯後休息一小時，(六) 女工生產不得開除，(七) 各間待遇平等，(八) 包工一律取消，(九) 反對日兵進廠壓迫工人，(十) 工作時間不得任意延長，(十一) 罷工期間工資照給。這本是很和平的要求，然而終因廠方的貪得無厭，不允所求，才罷工了。現在總計滬東西罷工日紗廠數十餘家，合計罷工工人兩萬餘（大多數是女工，男工僅屬少數）十餘日以來，再接再厲，結成了一條遼長的戰線，現在早已不僅是爭個人的生活問題，而已是舉起了經濟戰爭的烽火了。而且更是表示了中國不願做亡國奴的戰士，手無寸鐵，敢將胸口舉對敵人的槍口（罷工者被日方的陸戰隊唐克軍所威脅，大小報都載過的事實。）作英勇的

抗爭了。這不也是抗敵陣線上的勇敢先鋒嗎？然而我們只看見全國踴躍地對蔣將軍士後援，而忽略了這和塞外的號角相呼應的艱難中噴出來的烽火！(茲)

又是愛國犯

十一月廿三號的報紙上帶給了我們一個令人駭異的消息：七位救亡領袖於清晨二時半被「公安局派員會同捕房包探」拘捕了。這七位先生是：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他們之中有的是被青年大眾所愛戴的前進刊物的編者，有的是年屆老耄而不忘救亡的老律師，有的是爲從事救亡運動而打破了飯碗的經濟學者，而史良女士，是我們婦女界的領袖。

他們——我們底愛國份子，在這深秋的午夜像遇見了魅魘一樣地被捉走了，他們消失在黑暗中——不，他們沒有消失，只是被一陣狂飈，一陣暴風雨暫時地掩蓋了，他們會回來的！

到他們被拘去的第三天我們才知道原來他們的罪名是：「勾結共黨陰謀罷工罷市擾亂治安——」證據呢，好像這是「天機不可洩漏」，由民衆因在鼓浪嶼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站在以民族危亡爲目前最大問題的立場，我們對這次的來勢洶洶迫不及待的「安內」有些不解，我們且不必炫耀着說這七位先生是我們國家的命脈或靈魂，但根據他們年來對救亡運動的努力和熱忱，我們不難相信。在他們的指引之下喚醒了千萬人民大眾，認清了我們這老大民族的累累的破產窟，認清了這破產窟口上的剝削——我們底民族敵人。多少青年是那裏自發地怒吼了起來，

多少青年已不避艱苦地擔起了救亡圖存的重任。難道這些赤誠的羣衆是只靠「謠言惡毒」而號召得起來的麼？難道這些救亡領袖真的生了三頭六臂吸引了那麼多「愚民愚衆」麼？

不，我們以坦白的心來保證：這只是爲了不願作亡國奴的原故，奮起不提五年來的失地不就是事實麼？受敵人的奸淫殺戮的，正是我們的姊妹兄弟。如果要說站在救亡線上的伙伴們有背景，那麼，這「不願作亡國奴」的六個字就是。

我們不願在暴風雨的「盛怒」下來袒護任何黨，我們也不願隨波逐流地來貶毀任何黨，我們只有滿懷狐疑：說這七位先生是危害民國，我們只看見他們是赤誠的救國份子，連一位這次公安局奉命拘捕沈鈞儒老先生的警士，全詫異地在給沈先生上錄時自語：

「一定是捉錯啦——六十多歲的人還會反動！」
多麼真摯的剖白呵！

若說三星期來上海三四萬×紗廠工人的罷工是這七位先生所「鼓動」，哪，我們不禁要失笑了！好大的魔力呀！好像使工人受敵人鞭撻是他們七個主動，好像使工人出賣了全部血汗依然換錢是他們七個主動，可是還在工人眼前的是餓傷的肚皮，在窮屜的魔爪，以及控制着我們民族咽喉的敵人，××帝國主義！

絳軍的抗敵將士在人民大眾的熱烈鼓舞下正在浴血而戰，人民更願以萬分的誠意請求我們的政府出兵抗敵守土，同是中華民國的子孫，我們的心只有一顆，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

我們相信，這七位愛國同胞不會消失，他們會回來的，而且愛國犯是要無盡止地萌芽的。

「給我們愛國的自由吧！」我們祈求（圖）

爲賽金花鳴不平

當上海「四十年代劇社」的賽金花扮墨墨場的當兒，正當年老龍鍾盤居在故都的正身賽金花痛苦顛連的時候，一個是「嫵媚冶薄，傲骨清魂」（某報對賽金花的劇評），一個却窮愁潦倒，病骨支離，相距才三數十年耳，而其下場乃如此，兩兩相對，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

賽金花當年，雖然會榮任什麼狀元夫人公使太太，但她充其量不過做了國人們的玩賞品而已，所以當國人們老去的時候，她還是不免要重回北里，操其皮肉生涯。有人也許要像孫家第一樣地扳起了道學先生的面孔，拿「自甘墮落」來責罵她，但她若是生活有着，而洪家遺棄她的時候，給她的遺棄若不被人吞沒，又誰能斷定她永遠是個下賤的貨色，當她除出了以色相來賣錢以外，無以爲生的時候，你即使把她趕出了北京城，她還是要重操舊生涯，這難道是她本身的罪過，因而我們想到千千萬萬（尤其是上海灘上）操皮肉生涯的姊妹們，她們的名聲，不及當年的賽金花；她們的苦處，更會超過賽金花千千萬萬倍；她們的下場，自然更不消說是非常悲慘的；她們中大多數是爲了生活，欲離火坑而不可得，即使有千百個孫家第，罵得她們「狗血噴頭」，不給她們一

個合理的社會來生存，總是無用的！

賽金花當年，若只以色相來博人愛慕，那末她現在的「人老珠黃不值錢」，可說是必有之結局，可是庚子那年，她偏偏有了不朽的功績，至少當八國聯軍逼都的時候，千千萬萬北京城的老百姓的免遭屠殺，是她在聯軍死帥瓦德齊面前施用手腕的功勞。比起李鴻章以堂堂議和大臣的地位，却置失地千里賠款千百萬於不顧，而只拘謹於慈禧太后的不能屈尊向德國被殺公使克林德之夫人陪罪的小節上，其功罪的相去，何啻天壤！而結果，賽金花運立足於北京城繼續做她的所謂「賤人」而不可得，滿朝文武大臣之曾低頭屈膝於洋大人之前者，却在締結喪權辱國的條約以後，論功行賞，繼續做他們的大官兒。於此可見封建社會對於女人，絕無公平可言，而地現在的貧病交迫，又誰說不是封建社會的罪與卽速唐代貴爲天子臨朝攝政的武則天，也被當時目爲妖孽，被後世作爲「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藉口，可知在男性中心社會裏，女子的能力，一向不被人注意，越是有才有作爲的人，越會被認作罪大惡極的叛徒。雖然在暴力的壓迫下，也還有不朽的女傑出現，像從石陳中鑽出頭來的植物一樣，但究竟是少數，怎樣才能像雨後春筍般的產生多數的女科學家，女政治家，女發明家……使女子的才能，盡量發展，爲社會前途造福呢？

賽金花的劇作者，不特把當時的官場醜態，暴露得淋漓盡致；同時還爲被壓迫的女子，喊出了不平之鳴，這是筆者在感慨之餘，最覺得痛快的一點。（文）

關於日德軍事密約

朱 荻

他們喚起暴風雨期待着它的作川，但是他們也聽了個半響，暴風吹倒了他們自己枯朽的塔，那麼它的作用就什麼也沒有用了！——民衆煽動，階級鬥爭的動盪。

在報紙的電訊欄看到了德意美聯合和德日締結軍事密約的消息，就不自禁地想起了德國最偉大的天才詩人海涅在「政治的投機者」這個標題之下，所寫的那一段精闢的「隨想」：「歌拉先生近來努力地煽動民衆，着結「神聖的」反共「同盟」企圖喚起一陣血腥的「暴風」，但是不幸的是他所站的那個「第三帝國」的寶塔，却與海涅所預言一般的很有「吹倒」的危險！吹倒之後，「英雄」就會被壓倒在廢墟裏面，但是在未成廢墟之前，英雄們總是期待着有利於他們自己的作用的。

這暴風，不僅已經被投機家們所喚起，在南歐中歐捲起了慘酷的烽烟，而現在，這暴風的中心已經向東方移動，快要在亞細亞大陸釀成更慘更大的災禍。「日德軍事同盟」這消息的透露，又是人文界的一個最危險的暴風就要出現在亞東大陸的一種緊急的豫報。

東西這兩個歐式國家的同盟計劃，實際上已經醞釀得很久，

他們的基本原則，在一年前早已經蘇聯地決定了，替着這同盟的具體計畫的，不是兩國間的正式的使節，而是兩國的軍部代表，所以現在到了無可隱諱的時候，還要用「文化性質」的防共協定來籠罩，完全是不值一笑的鬼話——也許，在希先生心目裏面，戰爭和殺戮，纔是他所能理解的唯一的「文化」！

日本外務省的發言人已經公然地承認了將與德國和其他強國締結一種反對共產主義的共同陣線，但是他們却又在口頭上聲明反對共產主義不就是反對蘇聯，不過，祇要讀者有一點常識，就可以知道這完全是一種詭辯，蘇聯駐日本大使西涅夫說得非常明白：「蘇聯政府之意見，以為德政府需要日本警察之援助，日政府需要德國警察之援助而方能鎮壓各該國內之共產主義，並需要締結一種國際協定，此理由實難令人置信。」所以，我們應該認爲，這種反共協定祇是軍事密約的表面文章，而其具的「密」約，將永也不會宣布。

德日乃至德日意之間的軍事密約，是世界強式國家總聯合的一個具體的表示，他們嘴頭上用着反對「赤禍」的標語，實際上却是集中和團結一切法西斯黨的軍事力量，破壞和平陣線的集體安全，威脅民主政治，造成戰爭「區域」化的局面，以便這一

的侵略弱小民族（國家），而使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永無翻身地位處於殖民地奴隸的地位。——中國是一個被凌虐被榨取的次殖民地國家，這種德日軍事密約對於我們將要造成怎樣的結果，這已經是被逼着應該認識的事了。

在這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日益加緊的現在，我們在本欄已經再四的喚起讀者注意，要反對過去的孤立政策，聯合蘇聯、法國乃至英美等一切希望和和平的國家，結成有力的和平陣線，來阻止帝國主義的屠殺和侵略，可是現在，這種德日軍事密約的成立，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和平陣線的最大威脅；這密約除出直接的威脅蘇聯之外，日本此後在太平洋和遠東更可以倚重這種密約來威脅英美，德國在歐洲一方面可以用這種密約來分化英法協調政策，使英國脫離對法國——乃至和平陣線各國的連帶，而回到孤立政策，他方面進一步還可以憑藉法國，動搖法國資產階級，使法國和蘇聯終止目下的這種友誼的關係。所以，德日軍事密約是目前國際形勢裏面最嚴重的事變，而這種事變也就證明了頭式勢力已在日趨團結而和平陣線已經遭遇了更嚴重的危險。

中國的大衆需要民族的獨立解放，而不願意做帝國主義戰爭的傭兵，所以我們應該將我們民族的運命，和世界和平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我們現在，應該證明我們民族的「死敵」究竟是什麼了吧，認明了之後，我們就該反對一切與「死敵」勾結的勢力，誰和我們的「死敵」聯合，誰就是處置我們民族的幫兇，誰和我們的「死敵」敵對，誰救我們的「死敵」仇視，誰是我們的民族的友軍。這是逼我們的直覺就可以理解和判斷的事實，我們一定

要堅決地保持這種主張，不許一切花言巧語來滑惑我們的信念。

德日軍事密約暴露出來之後，德國御用的通信機關海通社就發表了一篇冗長而充滿了外交辭令的聲辯，這聲辯的「不能盡信」，正和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所說明的一樣，不過在那花言巧語的如簧之辯中間，我們可也不能忽略了離開中蘇關係而使我們孤立起來的作用。在這洋洋大文裏面，海通社「詳為解釋，闡明了反對共產主義為世界革命哲學之共同基準」並且以「神聖嚴重之態度，慨切」地對我們說：「國家固有之文明，將悉遭摧毀，俄國革命事變，歷歷在目，可以殷鑒。」不幸的是正像海通社稱許我們一樣：「中國民族認識極確，能判斷何者為真，何者為偽！」俄國的殷鑒我們也很知道，摧毀了的可並不是「人類」應有的「文明」，而祇是「侵略」、「壓迫」、「榨取」這種帝國主義的「文化」，俄國人民現在已經豐衣足食，不需要侵略隣國，而在貴領袖領導之下的國民，却還需要貴領袖「慨切」地發明什麼「多吃牛油有礙衛生」的「理論」，至於描寫中國「禍說什麼」「文士學子，慘受荼毒者，其數何可勝計」，我們不知道海通社對於魯受希先生荼毒的「文士學子」的數目，可曾做過比較的統計。

朋友們，戰艦所喚起，所造成的血腥的暴風，已經吹到我們國土上了，聽信戰艦的「說教」，相信他們的「友誼」，那才真有「便受荼毒」的危險！認清了這種戰艦和死神之協定的真義之後，用我們千萬萬人的血肉的防壁，來阻止這種暴風的吹襲，——不僅阻止，進一步我們還要利用這戰艦所喚起的暴風，使他倒吹過去，吹倒戰艦站着的塔而使它失掉一切荼毒生靈的作用。